

与莫言大师兄的雅集

欧阳青

我与大师兄的文学缘结于27年前。当时我想考军艺文学系,是好友石钟山把我带到莫言大师兄面前。那时大师兄的声名已如雷贯耳,震撼京华。大师兄勉励我一番,并赠送了一本他的小说集《白棉花》,在扉页上题写了苍劲的莫式钢笔行书:“祝欧阳青考上军艺。莫言。93.5.16。”寥寥数字笔力遒劲,挥洒自如,题字签名时力透纸背,对当时一心想跨入军艺门槛的我激励很大。

在《白棉花》自序中,大师兄把小说当成“难以捕捉的幽灵”,这句话至今仍影响着我对优秀小说的看法。翻开飘着墨香的《白棉花》第一页,我旋即又被“遍身死毛的牛马”“扭着刀刀一样的脊梁骨”这些经典的描写给吸引住了。小时候虽没有放过牛,但骑过牛,确实有过“两只小卵子一左一右恰好搁在牛脊梁骨上,脊梁骨真像刀刀一样……开始时,麻痒痒的,挺舒服;过了一会儿,就开始酸胀;再后来,就麻木了,没知觉了”的切身体会,我佩服大师兄的观察细致入微,写得如此颠覆传统却又如此真切传神。又如文中“鸟儿在天地间痛苦地鸣叫。刺猬寻找着甲虫与爱情。熬干了脂肪的蛤蟆,叫声和身体都锈迹斑斑”,这段不到两百字对动物的个性化描写,简直征服了我,这不就是我胸中涌动的东西吗?但是我却不能像大师兄那样把它们变成生动的语言呈现给读者。这就是名家与爱好者的差别吧。回来的路上,我对石钟山念叨,莫言真是太厉害了!石钟山逗我一句,你这不明摆着废话吗?我与石钟山的相识缘于1992年总后第一届业余文学创作笔会。这次笔会由总后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卢江林、总后政治部创作室主任王宗仁牵头主办。他们对业余作者非常关心爱护,总是创造机会,注重培养。我也是受惠者之一。

不久,我便有幸被军艺文学系第五届录取。严格地讲,我们这一拨应该叫军艺文学系1993年级,“第五届”是大家的一种俗称。因为改革开放后,大批军事院校恢复办学,军艺也在1984年9月恢复文学戏剧系招生,这一年被称为文学系第一届。莫言大师兄就是文学系第一届35人中的骄子。

1994年炎夏某天上午,在魏公村南阶梯教室,军艺院长朱向前给我们讲《新军旅文学三剑客》。朱院长是预测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国内第一人,他的建议,我们不能不听,也不会不听。当年,他这篇长达4万字的《新军旅文学三剑客》文章一经发表,对大红大紫的莫言、周涛、朱苏进进行尖锐的平行比较,在批评界及至文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让莫言也感到震撼。当日晚上,我便和第五届几个班的九名同学李荣国、孙国、冷燕虎、张彦忠、李广文、魏业宏、张雪萍、翟兰、黄文萍,兴致勃勃地诚请莫言大师兄简约小聚。25年后,翻出这张喜笑颜开的彩照,依然能感受到大师兄与师弟师妹的青春气息。

2019年元月7日下午,我和姜宝



莫言与27位军艺文学系第五届学弟学妹合影。一排中坐持花者为莫言。二排莫言身后站立者为本文作者欧阳青。

才、郭木、毛建福、李亚、王海英、田淑华几个师弟师妹,决定专程到北师大国学堂拜见大师兄。掐指细算,这是我时隔将近25年后与大师兄的第三次握手。届时,大师兄已获得诺奖六年多,他的文学光环被衬托得更加闪亮。

电梯门一打开,我们一行人鱼贯而出,涌到大师兄的办公室门口,“莫言国际写作中心”几个大字霎时闯入眼帘,大师兄儒雅、睿智、宽厚、谦和的身影向我们步步靠近。我强装镇静,其实脑门子却在发热,手掌心不由自主地渗出微汗,一晃快25年了,真有点不敢把莫言再称作大师兄。熟料,大师兄满脸微笑地与我们一一握手。当宝才介绍到我时,莫言幽默地说,进步了,进步了!我随即躬身双手去握莫言的右手,真有一种久别的亲切与温情啊。在莫言的小型会议室落座后,大家都显得有些紧张和局促,熟料,莫言大师兄开口即说:“我对第五届学弟学妹的亲切感觉一直是自然流露的……你们叫我大师兄最好了!”大师兄这么一说,我们一下子活泛起来,与大师兄的交流也愈加顺畅了。

在大师兄的书房里,我们看到栗木色书柜中格放着一斗阁小匾,这是大师兄的网名,下格则是几卷本的赵孟頫书画全集。上前一看,原来小匾字是中国书法家协会原主席沈鹏先生所题。左侧墙上,订着两幅书法原作。一条横幅魏碑体:文学雅集,眉批:军艺文学系第五届同学,落款:一九九年元月十二日莫言题。另一幅是遒劲的五尺斗方:毕业二十四冬春,几多风雨几多文,初心莫忘永不改,都是魏公村里人。落款:一九九年元月十二日与原军艺文学系第五届学弟学妹聚会纪念,莫言。

说明大师兄已确定好与师弟师妹久别后的文学雅集,并且已经排上了具体日程。临别时,大师兄与我们合影,还与我们每人单独留影,并约定元月12日下午在西三环吴家场路进行文学雅集。

2019年元月12日,阳光温煦,我开着汽车,到北师大国学堂迎接大师兄,莅临军艺文学系第五届同学雅集

现场。大师兄坐在副驾驶位置,谬赞我这个军分区老司令员能写文章善打枪,常搞训练会开车。我回说,大师兄是我们的楷模,是我们的榜样,向文学大师学习、致敬!

下午三点半左右,雅集开始。由王海英、川妮、田淑华、黄涛、柳宗龙、李玉谦、郭木、毛建福、叶宏奇、王大亮等同学主要布置的雅集会场,以杏黄基调为主,再配以红色主题横幅,加上每人一条鲜红色围巾,显得祥和喜庆,大气儒雅。莫言大师兄与第五届27名同学落座后,由我代表同学们致欢迎辞。

我激动地说道:在这个美妙而又圣洁的时刻,我们军艺文学系第五届同学以精神的兴奋和头脑的微醺状态迎来了期盼已久的与莫言大师兄的文学雅集。大家的心情无疑是亢奋的、激动的、愉悦的、欢快的,仿佛来到了高密东北乡的红高粱酒国。

莫言是一位世界级的小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位思想者和诗人,还是一位书法家。他无疑是从魏公村走向世界文坛的文化巨人,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无疑是巨大的,在中国,无论是大江南北,还是偏乡僻壤,无人不知莫言。

有评论家说,莫言能够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他的作品既有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有对外国文化的借鉴,既体现出民间特色,也有鲜明的现代性。莫言“民间创作”深厚的地域和民间渊源,加上运用大量的现代主义文学技巧,使他的作品恣肆汪洋,元气充沛,想象力惊人。他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强烈关怀和深刻挖掘,是他独有的成就,也说明越是民族的东西,就越是世界的。莫言语言的胜利是民间语言的胜利。

回忆起军艺的两年时光,从刚踏进军艺大门起,我们就在莫言大师兄就读过的南阶梯教室上课,始终以莫言为文学榜样和楷模。我们也庆幸把莫言称为师兄。他对第五届师弟师妹情深义重,曾多次到校园看望并予以鼓励,二十多年来一直关注着我们的文学创作。第五届同学取得的

文学成果,与莫言师兄的影响和熏陶是分不开的。

莫言是我们军艺文学系的骄傲,我们既是莫言师兄的师弟师妹,又是莫言的忠实粉丝。20多年来不管他身处逆境之中,还是闪亮于世界文学殿堂,我们都在远处默默地关注他,学习他,倾听他的文学之声。还曾为他担忧和祈祷,但更多的是共同分享了他的辉煌与荣耀。

对于这次文学雅集,我说,这一缘分终于到来——2019年1月12号,莫言师兄和第五届学友在京西魏公村附近雅集,这是战友的重逢,这是文学之家的团聚。我们甚至想,若干年后,文学史上会记住这次大师兄与师弟师妹帮教互动、儒雅风流的宴咏聚会。

我致欢迎辞完毕。作为当年第五届的二班长——“宝二哥”姜宝才,年龄稍长,干练果断,思维敏捷,才华横溢,这几年,他以左手行书常与大师兄切磋技艺,讨教秘笈,而我早已与大师兄失去联系。这次,“宝二哥”提出与大师兄进行雅集,面对面向大师兄学习,我和好几个同学积极响应。后来,许多同学都踊跃地加入到雅集的行列。可以这么说,“宝二哥”对组织这次空前的文学雅集立下头功。姜宝才简单说明了这次雅集的来龙去脉之后,大师兄说道:“初心莫忘永不改,都是魏公村里人。”随后,其他同学也畅所欲言,感谢莫言大师兄的关心关爱,各自汇报自己这么多年来文学成就。文学雅集再次走向高潮。

在给师弟师妹签名留印环节,我特意向大师兄解释了是时隔24年又8个月后的再次签名,大师兄高兴地写下了“欧阳青司令雅正,戊戌腊七又签”的珍稀留痕。“宝二哥”羡慕地对我说,24年半的同一书签名,弥足珍贵!后来在第二轮签名环节,大师兄又在小弟卢一萍担任副主编的《青年作家》2018年第12期扉页上题写了“欧阳青文兄正存”字样,让我倍感激动。

如果说小说散文是大师兄闻名于世的法宝的话,那么书法则是大师兄才华横溢与之并驾齐驱的另一利器。横幅宣纸长卷,一会儿从左往右挥毫而就,一会儿又由右至左回转腾挪,引得众人喝彩鼓掌。作为第五届最富名气,乃至当今书法界也崭露头角的杨卫东、姜宝才,加上喜爱书法的李玉谦,一起为大师兄的挥洒泼墨而加油助威,鼎力铺衬。我们不懂书法艺术的同学们,则在一旁虚心欣赏笔锋走势,倾听书法结构技巧。

聚终人散,余音绕梁。这次自发诚邀大师兄与师弟师妹欢聚的文学雅集,是我们文学创作活动中浓墨重彩的一次盛会。

